



嚼
世
味



潘旭
澜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咀 嚼 世 味

■ 潘旭澜 著

百得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咀嚼世味
作 者:潘旭澜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21 万
版 次:199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10.00 元

ISBN7—80579—583—5/I·475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将自己的散文搜集编次，大体告竣之日，觉得挺累。

不是作品太多，不是筛选太难，也没有大加修改，更没有日夜苦赶。为什么这样累，说不清。也许是往事磨人。

读初二年级时，开始发表杂感，至今快五十年了。这样的“文龄”，倘不谦虚，自称“老作家”，并不纯属吹牛。

不过，要老实点，还是自己近年来常用的“老童生”这个头衔，较为合适。

为什么到年纪一大把，人家已经要封笔的时候，还做个老童生，而且心甘情愿？

简单地说，是时代，是性格，是命运。倘觉这说法不着边际，那么将这本篇幅不大的集子随便翻翻，就会有些实在的印象。

少年时代的散文，已被“红色风暴”刮得不知去向。要不，选点作为附录，让大家看看穿开裆裤小孩扮孔老夫子，或者可以逗人一乐。

收在这集子里的，除了一篇初稿，都写于1985年以后。不是要赶什么热潮。我重新学步时，散文只是靠少数名家志士支撑，才没有被各式各样的旗鼓淹没，才没有被人们遗

忘。也不是文学批评和研究已搞不下去，想以散文讨生活。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只是我系列课题的第一个，还有几个在催我去完成呢。

早就过知天命之年的我，既知命又不认命。于是，即使在主编词典的空隙，在难得喘口气的时候，还是写了一些散文。

那时没有谁要我写，也没有人约稿。然而，老是听到一个不知哪来的声音：

怎么不写啊？！

像提醒，像催促，像恳求，像讨债。再前几年就不时听到了，可我顾不上。越来越频繁，让我寝食不安。心想，要不写，无论再完成多少学术论著，到将来必然会到的那一天，是不可能无愧无憾地去另一个世界的。于是，什么长短得失，就不计较了。

此集分两部分：旅日云烟，咀嚼世味。第一部分全是记述在日本几个月的感受，执笔时间在前，写时带有擦洗笔头的锈斑，为后来写作进行操练的意思。第二部分是随后写几十年的经历感受，从小时到现在。所以划分成两部分，一是免得目录黑压压一大片，二是取材有所不同。而且，也大体上符合写作先后时序。

我1984——1985年曾应邀到日本关西大学，讲学六七个月。除了关大所在的大阪外，还去过京都、神户、奈良、东京、名古屋等十几个地方，有些去过六七次。不少日本朋友都觉得惊讶。为了多看看，我花了所能自由支配的日元和时间。交往的人们，有不同层次、性格各异的老中青知识者。从不匆匆经过一地，同谁交谈几句，就写一大篇，更没本事只

听人家介绍或看说明书，就妙笔生花。说我笨，说我迂，说我老实，都无可。写时的确想为读者了解日本，提供一点真实的情况。当然，我回国以后，去过日本的中国人多了，有些事物不少人都经见的，而且这么些年日本也有变化。不过，最近我女儿从日本留学回上海，认为多数篇什写的是较为稳定或内在的事物，从而并无明日黄花之感。我还想，那些散文里，留有自己心灵的脚印，虽然拘谨而且拖着裹脚布，并不只是介绍日本的景物、人事、风习。

后一部分咀嚼世味，大多是心目中的朝霞残雪，瀚海驼铃，山野流萤，杜鹃声声，梦痕缕缕。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作为现当代历史的一种实证而存在。我自己至今还没有成为沙滩上的贝壳，可算一个小小的奇迹。尽情歌哭，虚无出世或悠哉游哉，都不属于我。现在所能做的是，将咀嚼过的海水，吐出几星泡沫，算是为自己生命和大海潮汐的咏叹。如果这不过是比喻，那么，印在书里的文字，应当说不是用墨水写的。让它带着我的苦涩的虔诚，献给生者与死者，祭奠往日的落叶，祝福明天的芳草。

有几篇与书有关的短章，以不同的方式和语气，谈到了文学与人生，无论对别人作品的感悟或读解，或者对自己劳作的说明，都包含着我的人生态度。这几篇均曾由数家报刊发表，大约一般读者也还读得下去，便一并编入第二部分。

对于一个不大安分的老童生，散文是还没解开的谜。有时似乎不难，一稿写出来，基本上就可以了。有时先后写了好几稿，还看不顺眼，没能传达出我心目中的意蕴。于是，有几篇从初稿到完成，后好几年，稿纸一厚叠。即使一稿就大体认可的，往往也有个别不合意之处，那就不急于放行。

搁置好久，无非改三两句甚至只有几个字，并非刻意雕琢，更无什么技巧要卖弄，而是陷于一种悖论造成的。我一向认为，散文最好是在极其放松的心态下，自自然然地达到情思与技巧、语言的和谐，成为人格、智慧、灵气的音籁。可是，我的内外部条件与这样的创作需求，经常有较大的反差。常常只能在很不放松的状态下，去争取可能达到的平衡，如同伤残人走索桥。也有一些，明知只能如此，无力也不想修改了，却自觉又不自愿地搁置好久，才寄出发表。上面说的几种情况，造成初稿、改定和发表的无序。作品的时效性，对我来说，往往是可知而不可求的，只要迟早发表了，就由读者和历史去淘洗。知道点世故又不愿学得世故，想唱小曲却口难开，于是，虽羡慕潇洒者有福，却总是潇洒不起来。

从开始投稿至今，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深一脚浅一脚，已经十年。上海、北京、广州、南昌和香港、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地，大约有几十家报纸期刊电台，先后发表、转载、选播过我的作品。有一些选本、词典，分别选收了若干篇章。诸位编者的垂青，使它们有可能在读者面前走过。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老中青朋友，留意到这些稀稀落落发表的习作，来信给予或热情或亲切的鼓励。还有几位，在报刊上发表长短简，在真诚交流的同时，作了一些偏爱的评价。他们都希望尽快结集出版。正好有几家出版社，甘冒亏本的风险，主动表示出版的意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盛情尤为可感，况且其中好多篇是由《百花洲》推出的，我自然乐于交给它出版。上述种种关心、好意和厚爱，都值得感念。

书中有一篇题为《未了情》，实际上并不限于一时一事，而是不少篇什写作的一种内驱力与基调。但我并不是一个

感情型的人，写散文也不仅仅是感情的需要。第二部分题为“咀嚼世味”，也许更能涵盖全书，包括第一部分，遂用为书名。

倘若结集出版后，引起读者咀嚼世味的意绪，那么你和我，即使诸多不同，也很可能成为心灵的旅伴。

潘旭澜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

目 录

自 序	(1)
-----------	-----

旅日云烟

剪不断理还乱	(3)
岚山秋	(12)
日本的橱窗——神户	(15)
品白帝城	(19)
历史发出的信息	(23)
陶艺偶读	(28)
阳光大厦	(31)
明治神宫遐想	(33)
新宿之夜	(37)
岁末清漱	(40)
梅田忘年会	(44)
异邦年过年	(48)
未了情	(54)
在日本的大学里	(58)

启航前	(71)
特别的听课者	(79)
多云转晴	(84)
这家小书店	(87)
有声有色的图书馆	(90)
蓬左访得	(94)
樱花节的祇园	(97)
奈良春似醴	(100)
水都轻舟行	(105)
三游“万博”	(108)
竹园杂记	(111)
缘分	(116)
几日重聚	(122)
接站	(131)
一幅素描	(135)
青山流水	(140)
门外看相扑	(144)
时空·效益·生命	(147)
借回一片清辉	(151)

咀嚼世味

香山明月	(157)
知足与不足	(161)
东西塔,您好	(166)
这朵报春花	(168)

但愿那时	(172)
人品与诗品	(176)
“晚晴”随想	(182)
跳加官	(188)
草长莺飞	(191)
小小的篝火	(194)
牙齿的故事	(198)
洛阳亲友如相问	(202)
寂寞雨花石	(205)
盼你报个讯	(207)
寄空中：致杜鹏程	(209)
十年前的照片	(215)
秋叶几片(四题)	(219)
天然	(222)
瀚海草	(224)
故乡月	(227)
山村年到	(231)
育林的老外	(236)
无声弦	(240)
想要副春联	(244)
初读泰山	(247)
流 萤	(251)
相知无远近	(258)
抽烟者说	(262)

本 色	(265)
大 小	(268)
编书说略	(270)
并非推销	(274)
拥抱东坡	(277)
这叶故园情	(281)
吃不到葡萄	(285)
小学梦痕	(288)
读老友	(292)
再拖欠就告	(295)
浅刨一下	(297)
芳草天涯绿	(300)
一顾所来径	(304)
惊起却回头	(308)
(附录)客串赘语	(312)

旅 日

云 烟

剪不断理还乱

深秋的一个上午。波音客机像只大海鸥飞向长空。我无意多看地面那些越来越小的房屋、公路、河川。心情与往常搭乘国内航班有点不同，说不清什么滋味。在名牌大学里任教二三十年，档案里有一长串海外关系，按情理，出国三五十趟也算不了什么，可我却是一遭！

照例，从提包里随便抽出一本书，来打发旅途的无聊，是一部“大墙文学”。翻了几页，心不在焉，便放在茶几上。闭目养神，最好一路打盹。可心底屏幕上却偏偏放映起杂乱无章的录像，瞎闹腾。

逢站便停的慢车上，有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像茎弯曲而枯黄的野草。他一两年来时常十二指肠出血，大口大口地吐腥味“柏油”。那是灵魂被鞭压、撕咬的结果，可他自己一直误以为经常饥饿得了胃病。穿着临走前母亲给补好，显然太短的黄卡其衫。母亲不识字也不曾出远门，但母爱的神经使她察觉那些盯住儿子的绿眼睛，感受到能将儿子压成肉泥的空气。她边补衣服边压低嗓门说：“这下总算应了‘一根草一点露’的俗话。儿啊，你有活路，我心里一块大石就落地了。明天一大早就快走。”他自己也搞不清是求学还是求生。

也许二三十年后，他才逐渐懂得求学与求生、探求科学真理与寻求真正人生的深层联系。然而，他却一路好几次从母亲补过的口袋里，拿出大学的录取通知和哥哥支持上学的电报，看了又看。于是，希望之路像铁轨伸向看不到终点的远方。

在大学阅览室、宿舍和偏僻的角落，他想从一本本大部头和小册子中，寻求心里各种问题的答案。不料，却越来越困惑。后来才逐渐悟到，许多印成铅字的东西，不过是作者们为生活这部读不完的天书做的注释，有的要正读，有的要倒读，有的要从字缝里读。于是，他才稍微懂得点天书里的几句。然而又总是抱着希望。

希望，有时是葡萄糖、维生素、蛋白质，有时是麻药、鸦片、砒霜，有时是肥皂泡、海市蜃楼、空中彩虹。然而，它之于人，正如水分之于草木。

一位哲人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一个读者在这句话下面画了双圈，又在空白处写上：最可怕是大梦不醒直至死亡，最可悲是要找路而迈不开步。

他曾经和两位同事，为排遣烦闷，一同去附近公园。一只海鸥，连续几次要奋翅冲出大铁笼，每次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落下不少羽毛，身上血渍越来越多。一位同事，潸然泪下，又赶紧掏出手帕拭去。那天夜里，他睡不着。日间的一幕，怎么也驱赶不掉。他觉得同事那眼泪，滴在他心上了，王水般直烧灼。他自己是没眼泪的，不知是挥发了呢还是烧干了。

从海鸥想到飞机。它起飞不久，要经过我所熟悉的“五

七干校”上空。那名为“干校”实为劳改场的茅屋、盐碱地，即使被大海吞没，也仍然是我记忆里的多米诺骨牌。

大字报刷了一次又一次。我的名字被打上红色的大“×”，像古老的斩首告示。大约除了我有时去看看老把戏里有什么新杀机，谁也不会它在它面前驻足，人们看得太多了。批斗会同大字报形影相随。奉命扮演什么角色的都有。自称握有全部真理和无可辩驳证据的打手，有一次为了取得他们想要的口供，让我说话。我还没说一半，便被“死路一条”、“罪该万死”的口号所打断。打手喝令我“滚出去”。我还没“滚”多远，就听到在齐诵“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的语录。哪里是“无准备”呢？批斗会前，几个运动根子好几昼夜够辛苦了。即使仅仅让那“战无不胜”的架势稍为露一点马脚，也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慰，虽然有些阿Q式。其实，一些根本上针锋相对的话，我一句也没说。对自己已经无所顾惜的人，却往往不能不顾亲人朋友。于是明白，株连九族确实是封建统治术的一大精髓，无怪乎长期流传不衰。

正直的人们学会用红头文件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得陷害者不能完全无所顾忌。更因为打手们忙于为主子和自己争权夺利，无暇多为啃下一小块“骨头”而纠缠，便将我送“干校”劳改。

老是想起一些名画。米莱的《倚锄的男子》。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别罗夫的《三匹马》。原始的工具，超体力的劳动，难以忍受的疲累，严重缺乏营养，随时都可能倒毙的惨状，有些少年也沦为重轭下的瘦弱牛马……我蹲过的那干校里一百多人，本来都是学校里的教师、学生和工作